

小说

六月孩儿

路全国◎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

六月孩儿

路全囡◎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月孩儿 / 路全国著. -- 北京 : 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5. 5

ISBN 978-7-5154-0585-8

I. ①六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4505 号

出版人 周一
责任编辑 陈立旭
责任校对 康莹
装帧设计 创世禧图文设计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0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

目录
CONTENTS

六月孩儿 /1

粮商 /41

暗恋 /81

缘分 /117

六月孩儿



若说这孩子生在贫家，六个月生也罢，五个月降也罢，奇便奇，异便异，任去笑谈，亦不怕闲言碎语。生在豪门就非同一般，难免舆论纷纷，一片哗然。

这事一个月以后，街谈巷议仍在叽叽呱呱之中。

一农夫说：“天下女人哪有六个月生孩儿的，我看不是娶的姑娘，倒是引来一个带肚妇。”

好事的小伙子说：“照这样说，六个月的孩儿原是别人的种呀，哎哟哟，六月孩儿这顶绿帽子，一下子就给老泰和儿子扣牢了。”

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数日里，整个北镇沸沸扬扬。秦家大院更是愁云密布，恐惧四围……

清光绪元年，冀中平原有一镇，名唤北镇。

北镇有民千户。镇内有一财主，姓秦名和泰，字平年，百姓常称其“老泰”。

老泰房产聚于镇东南角，占地十亩。高门大宅，四合院相衔，错落有致。明式门楼，蓝砖灰瓦。青石铺路，阶筑十层。木式框架，神工鬼凿。雕龙画凤，耀人眼目。红灯高悬，流苏飘逸。此院四季常鲜，又加魁伟耸立，在北镇犹如鹤立鸡群。

老泰家有田亩千顷，延之外县数十里。在二州三县具有当铺、粮行、布行、旅店、酒楼，且店堂商行各建私宅数座。真个是粮积钱聚，家资巨万，产业广延，有鸦飞不过的田宅，贼扛不动的金银，被誉为州县财主之首。

冀南平原亦有一镇，名唤南镇。镇亦有千户人家，有一药商，姓董，名善堂，字百和，人送雅号“老善”。

老善是三代行医世家，传承至此，药业兴旺。通一府一州三县，药堂之最还属董家。董家宅院为镇中首户，四合庭院占地十亩。院套院，楼接楼，错落雅致。楠木竖柱横梁，雕栏画栋，色彩艳丽，醒目辉煌。居住主次有别，男佣女婢相隔，泾渭分明，不相往来。

董家在州县设药堂六处，管家、医师、司药百人之多。进药之

径北有安国，南有亳州，东出关东，西至山西之远。既行医兼卖药，经营之得，可达日进斗金。凡雇一应人员，在职重金聘用，老辞亦有养老之资俸给。常供养老者二三十人，每人每月供奉三五两银不等。为此众人无不施勤尽职，不敢有惰态偷懒之行。

且说北镇秦老泰，自幼念过几年私塾，承祖上教训，尊崇儒学之道，诚信三纲五常，三从四德，并以此信条持为发家之本。夫人王氏，与他同庚，年五十岁。三十岁生一独子，取名文生。文生七岁入学，十五岁中秀才。因社会动乱，上下污淖，听从父命，协父料理家业。文生倍受父亲影响之深，父前唯命是听。大庭广众前总唯唯诺诺，不会多进一言，举止从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荏弱之质被众冠以孝子之名。

文生虽荏弱，但非愚，能写会算，资性聪明伶俐。二十岁出箝得面阔而饱满，口方而端正。头圆如满月，耳垂鬓生辉。眉间清气常驻，貌似潘安宋玉。

秦老泰有一管家姓刘名温，人送绰号“老温”。老温自幼与老泰乃是私塾学友，小老泰一岁。因家贫只读书一年就辍学，跟随父亲躬耕田陌，后文化的长进全凭耕余勤学所得。学得能写会算，能言善辩。十五岁就入秦家做工，吃苦耐劳，忠厚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深得老泰赏识。老泰常与老温兄弟相称。老温虽不失贫苦本色，但仍以奴效忠秦家，即奉行秦荣我荣，秦衰我衰的宗旨，决不亏心欺主。

董老善少年跟父学医，至成立就以仁慈心卖药行医，接人待物，笃信诚实，德高望重。富裕不骄，名美不张。董老善有一儿一女，儿子董雪松，打理六处药业。女儿董寒梅，从七岁起，董老善就延教授在家设馆，教女儿读书识字。从诸子百家，至唐诗宋词，及至元代文章，皆能口诵背写，并能立笔独篇，堪为当地才女。十五岁跟父学习医学，黄帝内经，百草纲目，反复研习。对华佗历史医学

名家所传的疗法，俱能深思熟虑，流传千年的望、闻、问、切，细探究竟。她常随父亲坐堂，践行父亲所传妇科、儿科的秘方。久而久之，善察多种疾病，更侧重疗理妇科的妙方。

是年，寒梅芳龄十九岁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站于花前，花儿就像与她说话。戴上玉镯，玉也要沾染她的馨香。面如满月，发如乌云。虽不浓妆酳施，总显动人容颜。并非舞眉弄姿，尽露自然风韵。俊眼亮眸，藕腕笋指，天生得俊俏端严，真是镇里老少稀罕，君子艳羨。

这南北二富翁，虽遥距百里，但数年来生意交往，场面接触，彼此之间，各自境况无一不知。秦老泰偶见几次老善之女，老善也面识老泰儿子多次，两家欲有谈婚论嫁之意，碍于自尊，皆羞涩启齿，常处心照不宣之状。猜透二翁心事者，当属管家老温，从中牵线搭桥，将亲事撮合而成。

那时代，男婚女嫁，多为父母做主，当是门当户对方可。女方亦求男方品貌端正，父母遵女儿之意，总邀未婚之婿至家，使女儿伺机偷觑，以品头论足。当然女喜男愜，婚嫁成熟，天成宇配，无不称心如意。

婚姻一就，两家欢忭无比。老泰遣老温前往相商，择次年阳春三月某日，完成花烛之喜。此后，两家掐指数日，踮脚企盼。

婚娶那日，天朗气清，云淡风轻，真良辰吉日。迎亲队伍，四抬大轿，大马数骑。迎前跨骏马者，披红挂彩，乃新女婿秦文生。器乐悦耳，彩旗飘飘。百十里路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震天动地，迎亲气派可见一斑。

出嫁的车辆，一字长蛇阵，四辆轿式大车，尽装绸褥缎被，锦衣锦袍，式样家具珍品。只见箱挨箱，包摞包。寒梅出嫁，爹娘赠一名贴身丫鬟，名叫春柳，寓轿内偎坐姑娘一旁。她怀抱百宝箱，

内装珍珠玛瑙，金钏银钗，金麒麟，玉仙童，可谓珠光闪烁，宝色生辉，价值百田四宅。

洞房之内，玉炉喷沉麝之香，幔帔轻垂流苏之带，软垫厚铺，锦被横压，绸帷四裹，香气沁人肺腑。

搀新人进入洞房，揭开盖头，二人对坐相觑，女臊男羞，暗送秋波。只听见外面窗纸捅破了，房门推开了，男挤女拥，看新娘者络绎不绝。才女之美貌，屋亦耀眼，院亦生辉。

二

秦家娶了个好媳妇，震动了全镇。这位好媳妇，不久便引出一段离奇的事儿，轰动四邻八乡。

三月娶妻，当月怀孕，按理并非怪事，亦无可非议。怪异在怀孕六个月降生，就成了奇闻。有道是七月八月已够早熟之儿，六月生孩岂不咄咄怪事儿，就连寒梅懂医之人，生下六月孩儿非但没夭折，却白胖沉重，她也莫名其妙了。

那还是秦老泰得知儿媳怀孕初期，真喜形于色，不易言表，盼孙心切，不亚于文生盼儿。在外催租查账，路上与管家老温聊天，过去只是租佃账目之事。而今，三言两语，就被儿媳妊娠的主题所牵。

老泰问：“你能写会算，给算算文生媳妇生男生女？”他诨言相激，“能算准，我就服了你。”

老温睨一眼于老泰，明知答主何话才可取悦他，可又怎么能瞎

蒙胡诌，只好委婉以答。

老温说：“我即便能算个天下雨，地刮风，可真算不出女人生孩子的事，你呀，还是请算命先生吧。”

老温在家问夫人：“现在是几月啦？”

夫人说：“几月了，你算算——有你这么心急的吗，还差仨月哩。”

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含糊不清重复着夫人的话“还差仨月哩”在梦乡里，还呓语连篇“我的宝贝，我的乖孙子……”

当老泰在梦境，夫人似睡非睡之时，忽然窗棂被击得咚咚响，只听窗外文生急促在喊爹呼娘，说寒梅要生了。

“什么，生，生……快叫接生婆呀！”老泰如梦初醒，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只有早就运筹的这句话说得麻利。

夫人焦急万分地说：“叫李嫂赶紧准备大小铺垫，让王婶儿烧开水，煮剪刀。快去快去！”

老两口紧穿急束走出房间，直奔儿媳房间而去。

整个院子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如火烧眉毛。挨出挨入，高呼小叫，忙个不停。老泰夫妇见众人忙得不可开交，只觉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咙也喊哑了，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，往日那尊严此时尽威风扫地，不起半点作用。

只听寒梅屋里传出哇一声婴儿的哭啼，屋外众人皆踮脚翘首，瞪目竖耳，只听接生婆连喊带嚷道：“生啦，生啦，是一个白胖的小子。”接生婆手舞足蹈从屋里跃出：“真好福相呀！”

那声音从屋里频传出的一刻，早有管事的将一把把糖果撒向众人，你争我抢，热闹非凡。

当人们喧闹之际，老泰却在一角踱来踱去，不吭一声，至人散之后，院里鸦雀无声之时，他想起他数的日子：“还差三个月，还差

三个月呀，这不才六个月么，怎么生了个六月孩儿呢？”

六月坠地孩儿，像卧在他面前的一只虎，他被惊吓出失色之状。已经忘记迈步回房，只显得失魂落魄，像落水爬岸的老鼠不知所措。

他回到自己房间，便觉露声无妨，疑问就如六月深夜的高粱秆，响出清脆的拔节声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生男也罢，生女也罢，怎么偏偏给生个六个月的孩儿，有六个月生孩儿的吗？”他像想起什么，仍自语道：“常言说‘七成八不成’，口有传，书有载，倒也不奇。只是六月生孩儿百年未闻，百里无传，这叫从何说起呀！”

这时的老泰就像脑袋灌进雾水，而这头雾水却叫他随波逐流漂向一条邪径，只有这条邪径上才能找寻解疑儿媳、孙子的答案。他不愿要这样的答案，而似乎这个答案才是正确的。他再次发出愤懑的自语：“只怕这小孩不姓秦！”

此时，管家老温蹑手蹑脚推门踏进，对垂头丧气的老泰一拱手，说：“向大哥贺喜。”

怒气未消的老泰，头不抬，眼不睁，说：“贺什么喜？是你喜，我喜，还是旁人喜呀？”

老温满脸疑惑说：“怎么，不愿先结果，乐意先开花呀，我看你是乐极生悲了吧。”

“你成心气我，看我笑话不是，”老泰极其严肃地说，“六月孩儿，你不觉得怪吗？”

聪明的老温并非没想到六月孩儿的蹊跷，但蹊跷归蹊跷，若论寒梅的人品，总不是别人的种吧。不管六月孩儿，五月孩儿，总是秦家的骨血，会错到别家不成？联想秦老泰的儒理多疑之心，不免心中抖颤。这问题还真蕴含着危险的信息。他也只是觉得奇异而已，老泰可是有恐惧之心。一个坦然，一个惊慌，必然会产生两种结果。老温心里暗暗祷告着：千万别弄得祸起萧墙呀。自古以来，多少富

豪之家，因祸起萧墙搞得家破人亡啊！

老温了解老泰的脾气，再说下去不知多么尴尬，只好默不作声迈出屋去。

三

若说这孩子生在贫家，六个月生也罢，五个月降也罢，奇便奇，异便异，任去笑谈，亦不怕闲言碎语。生在豪门就非同一般，难免舆论纷纷，一片哗然。

这事一个月以后，街谈巷议仍在叽叽呱呱之中。

一农夫说：“天下女人哪有六个月生孩儿的，我看不是娶的姑娘，倒是引来一个带肚妇。”

另一老妇说：“带肚妇当作黄花姑娘娶，嫁者愿嫁，娶者愿娶，嫁者清，娶者迷，秦老泰想早抱孙子，老天爷偏给他个野种，你说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”

好事的小伙子说：“照这样说，六个月的孩儿原是别人的种呀，哎哟哟，六月孩儿这顶绿帽子，一下子就给老泰和儿子扣牢了。”

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数日里，整个北镇沸沸扬扬。秦家大院更是愁云密布，恐惧四围。寒梅想不明，文生弄不懂，老泰愁不尽。秦老泰脚没出过二门，大门口像被贴上封条，一应外事由老温一人奔忙。他和儿子在一处只管“研究”六月孩儿的话题。那种抱怨、嗔怒、埋怨的气氛常充斥客厅。

老泰问夫人：“你听说过六月孩儿的事没？”

王夫人只是摇头，不置可否。

他诘问管家老温，老温说：“我向你保证，董家的姑娘是贞洁的。”他解释说，“谁不知寒梅做姑娘时，足不出户，身不外移，深藏闺阁——她家凡男不可登女楼，凡女不可外引，姑娘面如花，手如玉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。”

老泰说：“你给我解释一下六月孩儿的缘故。”他很自信，“我给你讲，天下的事儿璧有瑕疵，水无真清，只恐这六月孩儿与我秦家无关，非是我家血脉。我恳你近日细细去访问，望能给我个确切的答复。”

老温站在一旁哭笑不得。他知道老泰要什么答案，但那个答案是错的。

是时，窗外有耳，寒梅的贴身丫鬟春柳，在此经过，听得一清二楚，她向屋内狠狠的摩拳擦掌，真想去扇秦老泰俩耳光，她恨老泰对寒梅的侮辱，捶胸顿足气愤不已。她急切切走进寒梅的房间。只见寒梅坐在床沿，微低头向着娇儿，泪如断线珍珠，话儿凄凄，自言道：“我的小继儿，”这是老泰早已起的名字，“你生的不是时日呀，你怎么在娘的腹中长得那么快，又是那么的壮。六个月生下你，娘也弄不懂呀，只是天知，地知，神知呀。可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神不能见。娘虽知你是秦门之后，娘的话由谁能听，你的生命有谁来护。我可怜的孩子，苦命的孩子，娘生你只恐难逃一劫呀！”

春柳奔向寒梅，痛哭失声，只见她泪流满面抱着姑娘的腿说：“我的好姑娘，你万不可这样说，你是董家的好姑娘，继儿也是秦门的亲骨肉。姑娘自幼长大，父母没喷一声，没丑一指，视作掌上明珠，疼爱有加。他二老若知你在此受屈，倍受他人奚落，岂不肝肠寸断，痛心疾首。况怀中少爷生得如此光彩，眉眼似姑娘，面目如其父，器宇之气有爷爷之神。至于六个月生孩儿，轮年对月由不得人事，你问心无愧，任凭去说，不可将别人的唾沫当污水玷污你花

一样的身子呀！还有天下怪事多了，六月的雪，三九的雨，谁能说出它的因由。你说孩子生的怪，谁能说出为什么怪，我看是少见多怪而已，不去理睬。常言说得好，‘是非天天有，不听自然无’。”

寒梅静静听，细细得想，思谋这丫头才十五岁，竟如此通情达理，当是刮目相看，而越觉亲昵贴身。

就在同时，老泰在客厅里，不顾夫人和儿子的劝慰解释，态度异常狂躁，几乎是暴跳如雷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我不要听你们说，我不能容这野种、孽种，把祖宗的脸面，我的脸面，秦家的门面都荡尽扫光了。”他指着儿子说“你说怎么办，依我看当断则断，不断则乱，你们得给我个法子。”文生不知父亲要什么法子处理这件事，看来法必然要父亲去设计。

院子里有人听到老泰在嚷，具愤愤不平，他们不忍看到寒梅受到伤害。寒梅自进秦家，平等待人，常施医、施惠于苦难佣人。她善良、宽厚、谅解人，赢得众人爱戴，大院里赞誉她正派气一身，睿智神流溢，言与行一体。是位难得的好姑娘、好媳妇。要不窗外有人说老泰不识好歹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有他后悔的时候。

四

多日来，寒梅心事重重，闷闷不乐。恰好临近重阳节，借此告请公婆回娘家省亲，不料爽快被应允并择日前往。

这日午饭后，老泰独遣老温持缰驾车送行。一应物品早在昨晚由丈夫收拾停当。被褥无须多少，童被童衣应时几件即可。倒是包

裹沉甸甸的，由丈夫亲手送至车厢，夫妇二人挥泪而别。老温急放下车帘，扬鞭之时不免狐疑：文生为何不去亲送。

老温观主人神态异样，虽送至门口，秦老泰那种颐指气使，一反常态的神韵，真叫他不可思议。老温陡起一种腻烦之心，策马扬鞭，速速离开这令人惊恐的豪门大院。

遥望百里之路，午后方才起程，且弱女幼孩儿，老温却感远载不轻。多亏丫鬟春柳相随，柔语欢言聊以自慰。老温见路途坎坷难行，哪敢纵缰疾驶，不免稳驾缓走。他按主人的嘱咐，住宿王家店，次日到南镇即可。

日落西山，薄暮近庭，老温将马车赶进王家客店。这是个百年老店，老泰和老温住有多次，店主也相当熟悉，招待如此贵人，自然十分周到。车马交店主伺管不必多说。叫店主选两间上房，寒梅孩子和春柳一间，老温居于隔壁。

是夜，老温因寒梅生个六月孩儿的事儿，心中不免纠结，又更为寒梅的委屈愁肠郁闷，倒在床上，头昏昏欲睡难眠。丫鬟春柳自别秦家大院，如鸟出樊笼一般，在床一角早入梦乡。只有寒梅将婴儿喂饱，轻置自己身边。看见床头沉沉一包，随手牵过，将其解开，以看内装何物。不看便罢，只这一看，惊走六魄销掉三魂。陪嫁匣里有休书一张，展开由默念至诵读，浑身颤抖，口不成句。休书写到：

不良女董寒梅，情不正，身不洁，嫁之秦家已怀孽种，六月生孩儿足以为证。我秦家世代清明，董女腹孕野种撞我门庭，上辱我祖宗之誉，下毁我父之名，孔圣之家岂容污垢，必以清除。计较万千，百般无奈，休书一纸，立字为证。

文生

光绪某年某月某日

只听啊呀一声，哧哧之嚷，惊屋动床，口喊：“我的夫呀，我的儿呀，我杀人的天呀！”喊完气堵咽喉，昏倒在床不省人事。似这炸雷般一声呐喊，惊骇继儿，触醒春柳，惊来老温，吓坏了店主和四邻。老温一眼瞧见休书。急匿于怀，紧取一碗凉水喷向寒梅面部，只见寒梅泪眼惺忪，愣愣怔怔，如在梦中一般。面对一老一少一小，不由悲声大动。

老温借词劝退众人，闭门即跪于寒梅脚下，捶胸仰颈而吼：“老泰呀，老泰，你真造孽呀，她有什么错，你竟如此害她，你伤天害理，天地不容哪，你会遭报应的呀！”他泣不成声，“少夫人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怎叫他们蒙在鼓里，我真不知情呀！”

老温深知此事由老泰逼儿子所做，儿子惧其父也是迫不得已。如果此事老温先知，一定拼力求老泰收回成命，避免寒梅母子一场悲剧。可现在，生米已然做成熟饭，一张休书玷污了寒梅的清白，叫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成，岂不冤死这位好姑娘了。

老温泪潸潸地对寒梅说：“孩子，我知你是位好姑娘，做梦都想不到老泰会做这样的亏心事。事已至此，我做下人的，事依主做，不能自专。我劝你暂压心头怨愤，回娘家说明此情，想必你父能解你妊娠之谜，那时冤能辨，屈能解，愤能平，相信老天爷总是公平予人的。”

寒梅哽咽着哭诉道：“老叔的好意我谨记在心，只是此时此情我不可回归故里，不能尽孝二老已属罪过，再添烦乱我于心不忍。”

老温急问：“姑娘，你后不能退，前不愿行，何处安身，怎么安身？”

寒梅沉吟片刻说：“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。我有一姑妈、姑夫家住山西昔阳柳子沟，早年在我镇做醋坊生意，生有一男一女。我姑妈对我自幼疼爱有加，视如亲女。前两年，年老的姑夫思乡之

切，携一家人回归故里去了。我决定投奔姑夫二老，度日养子，再做计议。”回头与春柳泪眼相对，“只是春柳，我不忍她跟我受苦。烦你带她回我娘家，禀报实情，我二老一定善待于她，除她我旁无牵挂。”

说完，扑簌簌的眼泪顺腮而下。

只听扑通一声，丫鬟春柳抱姑娘跪倒，涟涟泪眼，哭诉而言：“姑娘呀，我春柳跟姑娘两年，我纵有千错万错，你打也能打，骂也能骂，撵我离你而去，叫我怎生舍得，好伤我春柳愚钝之心。我与姑娘虽非同生，誓愿同死，姑娘执意辞春柳，春柳情愿一死，也免得姑娘挂念。”

春柳说完即要撞床而死，被寒梅抱住哭作一团。寒梅拭春柳涔涔泪眼，唏嘘道：“只是你年纪尚小，同我受难实不忍心，眼前之路量不准多长，我摆脱不掉，是我前生造业之劫，再带你同行，我之罪呀。”

春柳说：“陪姑娘终身乃春柳自愿，非他人所迫，我愿同姑娘赴汤蹈火，闯狼窝踏虎穴，同甘苦，共患难，决不追悔。誓要与姑娘争个出头之日。”

说完二人抱头痛哭，床上的继儿也哇哇哭啼不止，老温老泪纵横，划破夜空，回旋屋外，撕心裂肺。

次日早晨，整理包裹，偶见千两银票滚到床下，寒梅不解，问老温，据老温的分析，为文生所藏，此乃文生无奈之举，劝寒梅收下就是。按照寒梅的吩咐，主仆二人除内衣外，从脚至头的装饰、衣服、鞋，小孩儿的裹盖锦绣之物，恳求老温拿去当铺一概当尽。兼从普通店堂购置粗布陋衣畅裤，青鞋布袜，须要少颜掉色，穿之贫气不堪，应形同僻野乡姑一般无二。再去掉脂粉，打乱秀发，施以草木灰涂脸，尽显灰蒙齷齪之状，再瞧，已失往日丽色，真是：